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承明目錄

卷第一
乞修令上起居注劄子
起居注藁二首
卷第二
經筵周禮講義
卷第三
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四
經筵進故事十二首
卷第五

士礼居藏

登記號 008936
類別 集部別集類
全書 一冊

東宮故事九首
卷第六 東宮故事十首
卷第七 東宮故事十四首
卷第八 東宮故事十五首
卷第九 東宮故事十八首
東宮劄子
繳還德殿記劄子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乞還左衮禮祀記徽章賞劄子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付下 御筆戒諭張徽等回劄
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笏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文封郡主奏
謝 主上表
謝 皇后牋
謝 太上皇帝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 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集目錄

承明集卷第一

起居注

乞修 今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駑材當 陛下肅承 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藏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幄耳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補成書始紀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畧固有間矣臣愚欲望 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中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 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集目錄

承明集卷第一

起居注

乞修 今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駑材當 陛下甫承 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藏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幄耳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補成書始紀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畧固有間矣臣愚欲望 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校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逭曠瘝之罪不
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起居注稾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設伏閤門御史臺集文武
百僚班于殿門内降詔書云云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
皇帝自出内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内侍固請
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内侍扶掖至于七八皇帝略就坐復
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帝側立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
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
十二日丁丑一皇帝不視事車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
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以大雨免百
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禮

又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
皇后尊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次各服
朝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帥工入以
入樂備而不作皇帝自内服履袍入御幄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
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
太上皇帝冊中書令奉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跪舉寶侍
中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吏部侍
郎押冊案舉寶禮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

從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西冊褥
位立舉冊官舉寶官跪舉冊寶與至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
禮儀使奏請拜 皇帝拜興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
拜舉冊官舉 太上皇帝冊與中書令奉冊進行詣 皇帝褥
位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舉冊 皇帝搢大圭跪捧冊授太傅
太傅受冊 皇帝執大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
寶略如舉冊之儀次舉 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 皇帝詣殿
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寶進行出大慶殿正門 皇帝升自
東階釋大圭入 御幄服履袍還內先是陰雨連日有旨降香
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
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和寧門至 德壽宮大次 皇帝

降輦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於德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堲
入以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就次各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西
階下褥位置定（冊北寶南）侍中已下各就位次引太傅詣本班西向
立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
入小次禮儀使請 皇帝躬行奉上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
尊號冊寶之禮 皇帝出小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
西向立 太上皇帝自宮服履袍出即御座 皇帝詣褥位北
向再拜躬身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詣 太上皇帝御座之東
褥位西向立在位官皆再拜冊升中書令跪讀訖進於 太上
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於 太
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 太上皇后冊寶升詣

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 皇帝詣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稱嗣皇帝臣某稽首言致詞稱賀訖俛伏興再拜躬身侍中詣座前躬承旨宣答 皇帝再拜訖詣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太傅等稱賀禮畢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內侍捧冊寶入宮次捧 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 聖壽太上皇后座前行禮略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稍西拜牋賀 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侍從臺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將禮官已與執政定用 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云吏持白顧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 太上祝天下如棄弊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 主上奉親也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為比於是簽書者半不書者半將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旨發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權吏部侍郎淩景夏徐度權戶部侍郎汪應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監察御史周操周葵芮燁陳良翰各以狀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 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用可庚寅降旨云前日議狀已令施行覽金安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從 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 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上太上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恐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上辛卯安節等請

册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别議顧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
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既而有欲俟 欽宗服除奉上册寶
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
員外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册寶典故御正殿用樂
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 太皇
太后 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 詔於即位之初檢舉於公
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異此皆搢紳先生熟復講究盡善盡
美可以依倣施用而無嫌疑者也 太上皇帝為社稷大計以
天下畀付 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三宗皆不足道是
以堯舜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及按史之際偶餘服制
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
今日依倣斟酌實合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
道有所牴牾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非亦 祖宗家法所不
許也 太上皇帝為 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
時之文內則行 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皆
事具也何獨於尊號册寶而疑之議者曰永正禪位於元和憲
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
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所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
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册
鳳門觀競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殿之類前
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
紼而行事 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畢行

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可也是
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之外英宗
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美事未終制而上徽
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平之後上太
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即位降詔之初遽上冊寶
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熙
豐毋也當熙寧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脈降主上以鴻
名徽號咸禮備樂極人子報稱之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它日
之悔也司士賁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頊曰汰哉叔氏專以
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
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
輕議而據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父惜國體之意竊
詳六月二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係具典禮乞候
將來欽宗終制擧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
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
宜而致孝故不復改

承明集卷第一

承明集卷第二

經筵講義

周禮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麕兎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麛雉鴈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麛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畜六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承明集卷第二

經筵講義

周禮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麕兎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麛雉鴈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麛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畜六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數六禽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色因有異也又況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魚去乙與夫
雛尾不盈握弗食之類若不辨爲非所以致謹也雖然爲非飲
食孟軻遠庖廚而周官獨詳於此何也蓋節儉者帝王之德備
物者國家之體夫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鷄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爲泰
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
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可以生
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餕薦者薨謂不可以
鱻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

則倫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成也后世子言
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
爲等差如此其嚴而况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九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猶以爲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
之菖蒲曾晳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
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
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
大萬乘之富徹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爲之制物爲
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

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食紀之席蓋賓客之禽獻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為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曰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為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況大賓客乎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歎入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眡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逆之則疾痛生焉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者方春肥息之時於膳為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羔豚膳膏香雉之乾者謂之腒魚之乾者謂之鱐天暑鮮食易敗惟此於膳為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夏行腒鱐膳膏臊牛之未充者謂之犢鹿之未充者謂之麛食秋實而壯哉可以膳矣乃用雞膏煎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麛膳膏腥鱻者魚也至冬而性

定羽者鳳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鱻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賓客雖曰厚爲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歡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恭聞真宗皇帝西幸羣路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聞羔羊叫號即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廚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爲萬世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姦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人也

永明集卷第二

承明集卷第三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 仁宗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于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 帝后左右 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 上乃悅復膳如常

臣恭惟 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著明者孝也 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遠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裒集當時政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承明集卷第三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　仁宗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于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　帝后左右　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　上乃悅復膳如常

臣恭惟　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著明者孝也　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遠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裒集當時政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蓁之抑臣幸甚乃庚子日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太次拱手徒步以入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詞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竊意陛下猶以未能朝夕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之側為慊也故向者以日朝為瀆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迫於 慈訓定一月四朝之儀惓惓惓惓可謂至矣惟陛下充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為樂退以繼志述事為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事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儆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蓋如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為賢矣彼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段平仲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遽探其意叱責隨之是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撿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纖悉而不却有君如此誰

忍負之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冀　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圖治莫如勤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於己未若惜邦財裕民力而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於外敬而難於用其言左右近習不患於無才而患於有所挾凡是數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諾之而更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證傳大宗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聽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考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關礙又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于丕平非明目達聽之效歟雖然帝之初為政也魏證以謂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君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得而兼聽惟帝察證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為聖也仰惟　陛下勤於求治切於聽言日御昕朝延見群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假之日召問

咨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之臣茅草一介之賤皆得以情
自通于上其視文皇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
聖主既已廣堯舜之聰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
用捨正觀之治臣且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正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
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
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於為政則天下
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
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
但思正人諫爭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寃滯茲非切於求言乎
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間事或至半夜不寐錄都督刺史姓
名於屏風坐臥常看在官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茲非勤於
為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治
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然哉仰惟　陛下聖而不居能而
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
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於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
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紆天鑒
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蓋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
後巍巍之化可得而致惟　陛下因兢之說思唐之盛又於
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繼於虞舜在位皆節

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正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證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于此而休應彰于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格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捷哉仰惟 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九脩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證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 陛下上畏于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 聖訓丁寧方布于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霡霂繼之以霰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 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皆有以欽承 天意則雖日祈釋老徧舉禬禜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 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 國家上焉三光全寒暑平下焉膏露降百穀登進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何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婦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矇瞍芻蕘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德昭於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與太宗最以聽言為急即位之初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也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欣慕將則有若李絳恥君不及太宗恥身不及魏徵其陳治道論政體反復至數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正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為難者蓋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初李錡之資闢光琦之儀紀成敗則屏為之設戒崇節則碑為之仆諫行言聽著在簡冊傳之後世臣主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從諫如高祖精鑒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真殿廬者頻加宣召來自疎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絕漢唐用人之弊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偏虛其位惟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為易矣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三朝寶訓　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內殿起居翰林

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非時詣閤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是乃帝王之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脈理多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有形也理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關邪正之所繫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
太祖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難固已周知古今之變情通事物之理然即位未幾遠稽虞舜近法太宗以咨詢為急是宜創業垂統躋于極治　列聖守之至于今不廢誠可為萬世法業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朝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辟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處署中

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為政
之要道也漢荀悅有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
刑也范曄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是歟恭惟 太宗皇帝當天
下既定務安元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
固慄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縣恥格於德禮之
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詔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
其人人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為頴川守以禮訓人百姓懷
愛深加歎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千餘通遍揭為條畧

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凌策等實被此賜已而屢典藩
郡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為宋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 御書
數通而賜策者在焉歷官課績具載卷中照訓方來實為盛
典仰惟 陛下留意守臣增光 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
問姦貪暴虐者既已斥去疲癃闒茸者又無所容儻因清閒
之燕特詔秘閣以 太宗所書來上稽用故事 親御翰墨
遴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付之使得者以為榮而益知自勉不
得者以為辱而恥躬不逮必有如策輩班班見於郡國承流
宣化少副 陛下愛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召拜膠

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異者或決機兩陣之間或踰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略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竄伏夜動猱猿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為己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冦之師殆且數千自夏迄秋耗靡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相無敵輩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劫掠饜飫酒肉遠者保聚于有司有司聞于諸軍諸軍荷戈裹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粮草數日乃能逼賊賊蓋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困役使之煩失刈穫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復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宄反與為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為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疾病其數頗多賸日持久安得不為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選愞沐黜後來者知所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為方略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閫帥願慎擇如敞者

秉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　九重
之憂顧臣謹因職事而冒言之惟　聖明財幸明日呂金中知
除共商未幾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贊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
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
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實行於三代六經之名弊於兩漢何謂實舉士
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進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
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
音度數而不著中和之效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
易失之賊而不能絜靜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
得及試之以事則辭不失其所守徇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
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怪乎邪說詖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
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于孝武則
雖其時厥初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似
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對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
之實也則寘之江都不用公孫洪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之
名也則為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為表章也史臣徒見
其與嚴助枚皋吾丘壽王輩辯論相應遂以為義理之文煥
焉可述斯亦疏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而漢
業衰焉殆有以啓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

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 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兼關南巡檢

臣聞久任之為利數易之為害初未嘗有內外小大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為尤重蓋國勢之強弱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來之費緣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觀 太祖 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州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數易推而遠之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特而可寬矣非但如與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略智可取者膽勇絕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既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 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上閤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 真宗即命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果著勳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雖聞久任亦未聞有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 祖宗之法為監庶幾一舉而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
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殫耕墾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
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獲築之積而歲功成
因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國家為政何以異此規
模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
效茲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實小國子產為之相從政一年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
侈者斃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咈也故當
時與人興殺之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
功日著其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
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況以天下
之大為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
求不獲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戶部侍郎判
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
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
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
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

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吏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災異以爲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大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後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逞泆自絕於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之於韓滉不亦異乎雨敗塩池反以爲瑞既疑其僞矣所遣之使乃畏滉而實其說帝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爲非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塩池之詐有以啓群下之欺也厥後雖貶澡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敬臣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其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終成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承明集卷第三

承明集卷第四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貞觀政要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語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

承明集卷第四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正觀政要正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語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

隋為唐天小数十戴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滅弧矢
之威震于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良窳尚何待工師之言
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借以論為治之難耳仰惟陛下
天縱神武追跡太宗前日宴發射發必中的群臣左右皆呼萬
歲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
此脩身矯患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為政以德之方也持
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莫而後發此不輕號令之意也
則然則擧此禮樂兼脩之致也一弛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
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治而君鵠
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
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
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
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
諫瞽誦詩公諫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
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為賢君故一時群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
如張釋之如馮唐如爰盎如晁錯莫不因事犯顏竭盡底蘊
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是時
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尚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
無不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顏而受者蓋以遜志則喜逆心
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況九重之尊萬幾之繁思慮或有未
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爭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
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
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於道六
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固已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
若復讒諂面諛以容悅為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

山所以自下劘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諍之路也歟至唐則有
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
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
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即山
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正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
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
之閒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
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甸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
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甿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

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群彥親訪嘉猷尚
書司勳員外郎賈申等十八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烝黎之疾
若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
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崙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
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監察御史常正伯可藍田縣令兼
監察御史崔淙可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
郎兼美原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
令兼侍御史李繇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為尤親其
任為尤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故正元之詔臨遣十人或
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

漢氏之制如以郎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為三公是也後乎此
則有本朝建隆四年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
御史王佑之知魏縣是也三者特雖異而理則同凡以為民
而已中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
急上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得而
辭矣故為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
人之瘼以聞于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授專用閥
陞改秩之人務至丞來能否莫辨大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
貪濁者多廉介者少與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
歲雖嘗選擇大邑歸之堂除然止用格當為令之人故皆干
求而得之非 朝廷選柬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為人

擇官取而用之是謂為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謂宜倣漢唐舊法稽 太祖故事自員郎至于升朝取其經擢用而投閑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公家微累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為率俾之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既高決無干求為縣之理自是 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與變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勅互陳利害 真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尚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蓋立政造事寧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由盡群情 為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本諸此今編勅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蓋以事体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為異說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寮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 明主方且采芻蕘之言是以付之于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閒頗惑群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況條目錯雜

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偕
究之罪雖赦不原遂州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
多之際驟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倅徒為紛紛是皆利
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
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華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
增重　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　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蘇澄
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　上
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
辭曰帝鄉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也　上曰師老而容貌不
衰其術可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
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
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　上悅賜衣一
襲銀器五百兩絹五百疋

臣恭惟　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宇日不暇給之際
特降清問下及黃老耳謂不居其聖而詢于蒭蕘矣澄隱徒
誦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故其論黃帝唐堯所以
享國永年未盡合理　太祖止賜器幣不加恩命蓋亦知其
說之平平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脩德振兵治五氣蓺五
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
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

空祠南登熊相北逐葷粥雖欵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堯内
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
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鯀九載其施設蓋可
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由勤勞獲報非止無為無疲
也昔周公作無逸謂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皆嚴恭寅
畏勤勞不怠故天降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灼知此理
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
太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
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厥後享國久長
庶幾商周茲其明效大驗歟臣故備論之以推廣 太祖經
營四方垂裕無極之意且辯黄帝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
流失其本指併為 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 太祖乾德二年七月 詔曰官人之道貴實為本
循塗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淹振滯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
資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赴集
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觀其人材詢
以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
奬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廓為吏部尚書自黄散
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為輕已不受唐制六品以下常參
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才識頗高可充遺補御史者以名送

中書門下聽敕按焉事權如此無怍其得人之多也　本朝
大槩任法而不任人居其職者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過察胥
吏姦弊而已今恭讀　太祖皇帝乾德詔書乃知國初自
有酌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
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彊壯者審覈
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郎官公共考
察歲以數入申三省引驗恭取　聖裁亦足稍收堂除不及
之士少勸赴部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無過本部官推擇
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後御達　睿聽以俟旌寵其
節目固不一矣雖欲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況此實遵行
皇祖之舊制非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賛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
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于史固不可一
二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實
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焉此綜核之功所繇成也臣試
以黃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之霸與廣漢俱嘗治潁川俱入
為京兆霸能尋繹吏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鳥攫肉道旁先
事而知凡某所之木某亭之豬亦能默記廣漢則為缿筩使
吏民相告訐設鉤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銖兩之姦無不知

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自今觀之
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強明霸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霸為御
史大夫為丞相用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
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為持難故不可大用歟非
特此也霸為丞相指鶡雀為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
史高尚書召問之為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
厥位至廣漢一為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
數萬人守闕號救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
如此群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阯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故聚為盜賊琮移書招撫
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

又張霸為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諭明用
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
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為職或盜發境內
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
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紊煩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
臣竊聞郴桂間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冠攘為
守帥者儻及閑暇時並施威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

無侵擾之患彼雖好亂何由而作繼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
則糾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鄉兵誅戮之斯為稱
職葢河平時熟視略不加意遂至千百為群鴟張狼顧然後
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其於田里則
蹂踐傷夷者多矣臣竊此雖小竊行誅得戮然與其貴焦頭
爛額之功孰若為曲突徙薪之計願　詔荊湖南北兩路常
切謹視溪洞彈壓茶商深思備禦之方勿以苟且為戒營卒
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則葺其隳壞而繕
其朽鈍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
滋蔓仍令帥守監司每季閱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
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于罰庶幾憫心舉職共弭未然之患

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　月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
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
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首虜動以千萬計安
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闊論臨陣
亦未聞奇謀祕策也所志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忠義之氣
激于中故摧陷之勇為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也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持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為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奢學兵法而欲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為將不在乎繇上語也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皐夔終其身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加以爵秩服章而已若乃滋積弗成便當放殛顧亦俟九載然後黜者得非深知數易之為害猶或望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為得才能勸事功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絶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其在官也懽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暖已睊睊然揣摩捭闔懷向背而圖遷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營趣了目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何自而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苟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也勞是以文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殖初則賜租稅之半已而盡除之

太倉之粟卒至於紅腐不可食非穀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念輕辟之地商賈輻輳思有以阜通而寬裕之乃斷自聖心盡蠲征稅關譏而不征古以主方且來昜見之言是以付之于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間頗或辭難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萬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摭患監司郡守處之而無實況條目雖雜分數猥多吏姦之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侵欠之罪雖赦不原迷州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多之際輒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倅徒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雖今臣條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增重　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　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　上至鎮州首詢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補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盡已納之

臣聞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也故舜造

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晩朝箴規隨至譬如人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强無事之日醫之治病常隄防於血氣未衰之時則羙疾何由而生毒藥何為而用此天下至理為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俞之閒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規正小者立更大者徐改可謂明制治之原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激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承明集卷第四

承明集卷第五

東宫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吴兢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説所言可以自鑒

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悅朝箴規隨至譬如人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強無事之日醫之治病常隄防於血氣未衰之時則是疾何由而生毒藥何為而用此天下至理為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讜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俞之間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規正小者立更大者徐改可謂明制治之原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激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承明集卷第四

承明集卷第五

東宮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鑒

其間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大哉法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諷切而易見猶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几吾起居湯之間沐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怠惰不生兢惕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智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爲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毎商量處置時有乖疎得人諫爭方始覺悟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説令有所裨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譬開導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戒其視湯銘盤杖武王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録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内出手札示王欽若等曰朕覧君臣事跡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略振卹飢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楊爲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

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
暴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下知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携今
謀危發覺縣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
藩邸屢令刑爲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遂君子
以爲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
察有罪此尤宜推別激懲吏裔度之
朱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蓋爲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能也共惟真
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
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
刑昺講論春秋之説尚記於曾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
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北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東封
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爲
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
裒集君臣事迹以爲龜鑒每成一門先上其稾乙夜披閲討
正是否彼前代帝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固我 真宗之所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
制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學淵懿非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
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
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某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
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以詩書禮樂為本株
傅教喻為急其與礼記所載三王教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
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礼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
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
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
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聰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
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
為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
知術數其背礼經多矣蓋錯天資陗直刻深素以刑名為斈
在景帝前以辯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斈之不正從可知
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
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
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礼經之旨少裨聰覽且無
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畧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岐嶷既親外傅
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嘉其好學念及貽

謀昨者偶以清閑繙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類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慙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趣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為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畧云爾

其聞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著為二卷以訓太子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誡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畧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古今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為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 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脩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以宗經經所以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故次之以勸志志廣功業不可不識故次之以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

則語不可以不擇故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外又當脩飭其內故次之以治身身脩於內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為物惑故次之以聰智聰明太過必失之察故次之以清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性性不能守者利欲汩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脩身行己者至矣盡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為己之助故次之以禮賢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以選士士雖枝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多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以濟欺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汨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況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有才者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殿下方毓德春宮固已日聆 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餘復遠稽唐宗之範熟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礼賢好施而門

無游佚帝賜丹爵關內侯丹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
侯非大功耶丹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丹遂固辭不受
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
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疎之嫌
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
而上自公卿至于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
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懸
懸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
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於
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為太傅傳之德義或為太保保其身體
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中等
計見効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
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傳太子者固多然懼進見之
有時內外之有別也於是又擇母黨之賢者為之輔導非以
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啓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
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欲致周三代之遺
意不可以不辨

淳熈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亘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
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之聰叡之姿
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
國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

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
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
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下則恭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居謹疾加餐重愛
體

某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校同異是
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
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
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於日用者蓋在
此而不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為太
子選求明經擢亘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崇
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人實傳一家之學榮常止宿太子
宮積五年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焉夫以講
學如此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
謂難窮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
服户口滋殖雖緣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
連年講勸之効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遽
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朕臨
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

以
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某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
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輔乃能計安天
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是矣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
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為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
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故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
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
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
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也然則三代
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為近之高宗之為太子也耳目熟
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賛矣惜乎中常之
性易流骨鯁之臣難得未淳而後大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不可懼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
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聞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
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畧知
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
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特
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某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

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汲皇皇不敢自暇況後世之君可不重乎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辯析章句為能考覈同異為傳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取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為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警龜鑑乎又知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自百世至于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知人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功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於外戚或壞於強臣前車覆而不誡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愿欲太子略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為利多者其不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有也

其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

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退為百姓之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皋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為何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大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塤篪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霸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集卷第五

承明集卷第六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充位而國家之政脩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

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是為百姓之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皐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為何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鬬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墳篪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霸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集卷第五

承明集卷第六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謁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充位而國家之政脩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

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為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
其中矣推而上之為大司寇權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
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鬻羔豚者弗飾價
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焉道不拾遺外焉齊歸侵疆茲能守官
之效欤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量能而受職
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
之吝為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
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為也
而莫之為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
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

能探本及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
況於士乎況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
內侵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屬杜如晦
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叅軍蔡允
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
達太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
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
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生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軍

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
人謂之登瀛洲

其聞穆主命伯冏為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
疑者役侍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
論議有節禮雖隆而情則疎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
居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儀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
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也
欽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能集英
髦而與之游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朝謁公事之暇輙討論文
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
偽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直得成
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
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
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
疲也

其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腐人
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敘商周之君如中宗治民祗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勇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仄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体總攬權綱可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国末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勸以黄老養性優游自尊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何以臺為

某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禹亦以卑宮室為美峻宇彫墻為戒此帝王恭儉之德歷代以為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為瓌偉絶特之觀豈擅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

雖多久而益厭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
祚傾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為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
金也惜民力也歟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允舜禹之三聖其庶
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宗因謂至
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
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
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
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
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恭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成天
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嗜衆人以情遂欲故紛紛而有所惑
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況人君享四海之
富宅億兆之上一嚬焉下無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苟不能
清心寡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
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今符彥卿一藩
鎮耳以射獵為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為人上者果
可不審所上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
天下平定往往嗜慾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
耽逸樂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
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今之通患也惟我
太宗則不然

手平僭偽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
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　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祁
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務將墮百姓何許大哉
言乎舜德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為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正觀
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
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
正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
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
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
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
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
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
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
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
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
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某聞自古人君為治往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
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
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
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

不暇自用多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飄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潾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遂爾通安不逾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徵如師友待魏徵如骨肉褒賞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徵亦能隨將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為心不以逆耳為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箴新嗚呼若徵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為賢君臣為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正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或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稱賢君在後之人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鮮矣後世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為帝王之

龜鑑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故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姪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鑒誡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爭勿得自專其訛諱肆于弃于三令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体治民論此一書二名益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其間人君潜心經典最為急務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以為法昏君乱世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此所以汲汲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急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　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偽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　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

之像　親製文宣王兗公二贊且欲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
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為先而　太祖聖
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
三代之盛治不在此舉乎　真宗以睿哲之姿纘安平之緒
其留意斯文有自來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
功偉偉皆由自昔讀書之効此我　宋家法是以來而出之
月　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
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
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規諷時事則召入
翰林令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夫策賢試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
孺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
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
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繼太宗二也絳數
言吐突承璀之姦既出為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
承璀為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
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益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
疑為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
居舍人裴潾論其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能繼太宗五也嗟
呼憲宗號為聽言納諫者猶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又況於無

意者乎然則正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
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
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
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
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
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
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其閑善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惡異則直
諫日疎諂諛至而直諫疎國家欲不亂其可得乎為人上
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
示黜陟可也顧使之並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皁
其不相為謀也必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
善於　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
是固知其賢矣及黯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洪懷詐
飾智則忽而不察反用洪為丞相湯為御史大夫而棄黯於
外郡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諫安得不疎乎我　太宗則不
然尹京之日賈琰賈備同在幕琰便佞多希旨備常疾之
太宗與諸王宴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備叱之曰賈氏子巧言
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國中　太宗擢備參知政事中
謝日　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備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

于際會上曰非也卿嘗面折貴瑛朕賞卿直耳然則謟諛何由敢進直諫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

承明集卷第六

承明集卷第七

東宮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其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

于際會上曰非也卿嘗面折貴戚朕賞卿直耳然則諂諛何由敢進直諒何患不聞乎故曰豈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

承明集卷第六

承明集卷第七

東宮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其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

之際齊有管仲佐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
之後齊遂不振鄭有子産處民如子為國以禮晉楚雖強不敢
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己
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
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産之賢而推之所以致鄭國之興是
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
賢而進之於齊子産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
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　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于崇政殿自
午至未復數刻罷

恭聞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文儒勤
詢政事為本如太宗之為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
為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輙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
能成正觀之治其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
修書或侍講當時有以為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
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声色今天子獨礼文儒發揮典
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
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
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
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
之功逮我　真宗纂承平安之運守盈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

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感
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歟

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正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曰昔我烈祖稱隋季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校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房乾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則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其閒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為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為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嘉之文辭宸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嘗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為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歟

六月三日

孟光問鄧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自敘則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處己於好學之次而況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為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吾辭遜之礼則強暴紛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賢愚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効博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略智調則非也蓋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駮而不純竊謂當以為鑒而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　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
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
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誨人必以
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蓋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楊之巧飲羽之勁威儀枝藝之
藏也蓋欲明脩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
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
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況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
德行者存乎禮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
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某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被其侵侮中國攻穆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為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獫狁也唐太宗則不然正觀之際字縣既已清晏蠻夷既已讋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為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剪卓塡道毀車為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甘苦耳殊不知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謂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始無暇時及嗣即位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之

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為
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 聖主宵旰圖治未嘗暇逸
中外臣民户知之矣昨日 殿下出示所賜 御製新秋雨過
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再四心
目聳發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秋
風之辭方之蔑矣惟 殿下因 宸章之及克天性之勤侍膳
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為念於以上副 聖意使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歡而溫文不亦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
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貳過者顏淵之賢也然
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
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若
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
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
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亦將實其言
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將以朝太后於
長樂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

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此
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
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
謂之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
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
遷善也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月 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
不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遊大凡
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
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
所制德宗繞稜言盧杞己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其篇觀自唐堯至于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
享國最久然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啓與少康而已湯傳
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
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
二十則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
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
勤於為政然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偽進君子而退小人
削僭偽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
不自滿假謙謙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鼂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某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亦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王王之治專以本人情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税斂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某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

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某聞戰以勝為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師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師甲兵罔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師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此言得人情而後可以成功卽莊公惠徧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理而後可以獲祜卽莊公信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小大之獄然後能成其

功也此二者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
良法歟

月　日

説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声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疢旱也

其間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為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為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豊而忘備蓄欲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固脩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為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讒夫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施薰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降百穀登穗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足慮哉

月　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声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逼主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

冤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通患不足深怪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手書詢于太子賓客李至至答牋云某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并何則其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愛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愚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與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

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惟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未所觀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 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治據之務猶命 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 殿下復能欽若 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諭命令必以簡恭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若勞於司南為政何懃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其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稱過必有悔吝惟謙象獨正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 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

則何正書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書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其以恐以懼扣頭扣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亦大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洪問官於郯子然則不特其生知而孜孜乎詢問聖學之先務也仰惟 真宗皇帝天縱將聖齊之多能其在 東宮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得之然且形于手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語繼以向隅觀政之憂勤勤懇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

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爰不以謙爲貴歟後之眞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弗怠景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哉

承明集卷第七

承明集卷第八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證

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為貴
歟後世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弗息景德祥符之際生民
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哉

承明集卷第七

承明集卷第八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
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
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
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
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
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
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證

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
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況以萬乘之主天下之富獨不
能厚一女之資遂而盡其親愛之道乎魏證於此猶以不當
倍於長主為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
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
特稱徵之賢又請指金帛以獎之此正觀之治所以庶幾三
代也歟關雎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
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
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王府記室
參軍　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
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　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
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徽神宗拱
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以為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
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
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為太子則蕭

望之授論詩禮服明帝章帝為太子則桓榮張酺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為美談孰如我　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傅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直練達今古有所咨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區於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為　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　漢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卻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故遠人來格之効也彼武帝則不然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乃萬里出師傷財民害而不恤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奇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

故
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其閑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久長之道罔非一端而必
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敵之富
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
自儆然後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是乃久長之道也唐明皇生
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殆若有所
不暇今乃俯為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
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為圖以獻抑有由也又況薦
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
簡冊可謂茂矣近觀 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
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回視開元若

合符節然而 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誠
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曆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
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學記開元十四年三
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其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為有道之長及
考其說乃專在乎輔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脩內禮
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
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
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為驕侈不為太靡不淫於

業粘粧弟談為民更貴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掄事綴文然後為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三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疏矣昔三國時孫權選簡秀士為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脩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僞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

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焉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衆之際是也故曰可尋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其共聞　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消且舉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論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　仁宗之治矣　仁宗時呂夷簡為宰相范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　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例指以為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作頼　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羣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脩蓋嘗為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其為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

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
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後蓋數百言猶以為未足也又於五
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
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覆數百言差乎前代人君不知
羣臣邪正故難於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
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主上聖學知
仁宗進賢退不肖知仁宗誌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
興邦者興故備載歐陽脩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
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綰參乘還
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
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
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相進擬上皆
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
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己則喜拂己則怒人君則不然
有言逆于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
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為緩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
聽不以名馬獻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

不然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權帥河東自非深忠實之心國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 本朝 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 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為永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為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我 太宗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有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異其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為當然聽之固善矣及乙至又以為不可則將奈何曰聽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略忠信之臣勦而啓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撥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可取未嘗不用至於取信而心行者惟張良耳故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良發八難高祖即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一時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為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為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已而竟有淝

水之敗嗟乎均號言也一成一敗相遠如此蓋有堅不能知權巽之可信又不察朱形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及以知人信而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於堅之失乎

唐高宗永徽三年　月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嚴宗高之富貴樂可致之勢力所欲得形於外則逢迎將順曲而至聖人知其術也言動不敢輕嗜好不敢顯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所大欲也禹財菲焉夫豈樂為是苦節而與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傷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以偏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於失國為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啓擊鞠之意羣胡即獻技以投所好幸而求徽之初能謹辨早防微之戒卒莫能惑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雖然鼓莛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二十年遂無言及於献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其間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載在典謨實為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備載其語於通鑑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雒陽南宮也令通侯

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盡言不諱而帝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於三傑破興霸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勳謂帝不脩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道矣而無忌等綱謟以悅之其視漢高將固已不及況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歎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命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慮今 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命近士周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某入也復上清邊暑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其間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鄙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脩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本根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啓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為 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 太宗於淳化二年嘗語侍臣曰 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搢笏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

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寳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宗因謂至
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世符彦卿累任節鎮
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寵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彦卿説
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
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鑑古
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恭聞　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戲民使
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為一其道德固以同符五帝勲烈固
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
以讀書為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為監有會於心　宸翰郡書
之册以備觀覧是豈喜労而悪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捨是
則嗜好必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内有以蠧徳外有以擾人
觀符彦卿之事則可見矣彼彦卿者位總節鎮尚或如此
況為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説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
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寳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寳何如太子曰主信忠臣百姓上戴此魏
之寳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
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

而四儕賢士不相同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
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偲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
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
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
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其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今魏
太子不愛劒佩之美且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謂知不寶
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
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傻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
可以為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
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為天子是事
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嘗患少也且國家賸得
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其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盜賊之備其
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
固人君所當樂聞而信任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
人與待姦惡無以異然則正觀之時倉廩實庫府充公私兼
足無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然歟以唐史考之不過用財
有節而已迹夫踐阼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則宮禁之費節
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群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

罷露臺而不為將脩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絲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姻禮之費簡矣定內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欶汰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皆傷財害民之本也太宗獨能撙節如此是以序言利之虛名收富國之實効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開梁惠王問利國為首戰國之君皆疑其迂闊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唐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其間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為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為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為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

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垍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來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嗚呼使為相者人人如垍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第八

承明集卷第九

東宮故事五 劄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

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垍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來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嗚呼使為相者人人如垍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第八

承明集卷第九

東宮故事五 劄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

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
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
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
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避賜不受贈遺衣服
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然而
敢犯主之顏面主言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
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
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
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
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
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
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
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
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
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
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恭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潔曰直是也邪臣亦

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乱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主深察之耳攷於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為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為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薦狐偃郤穀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諫范陽論廚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潔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尽善群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綦公息夫躬之傾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乎為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夫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 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觀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 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 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 帝甚悅特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

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某仰惟 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功親屈 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觀古人賢主好善忘勢盍未有如我 太宗者也後歷淳化五年又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說命三篇反覆紬繹形於嘉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因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鑒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能慕虛名為觀美而已玆可為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其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問即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己若而又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道幅員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玆其所以為大歟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焉雖燎于原似若可畏然百里

之外先熄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悔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為功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為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恭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於天者固殊絕於人矣又得賢傅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効豈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莫備於國語昔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戒勸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歸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睦族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旦奭保傅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彼臣亹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爲皇太子亘荣爲少傳荣以太子業成上䟽謝曰臣
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
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奉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
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
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
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
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
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絃大師詔之所以侍
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德性夫然後
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
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亘榮竭誠歸美慶國家之福祐上下
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
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議論所及多發揮
前人之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
治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
位某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為獻
月　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　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詔加
脩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　帝親撰文宣王兖國
公二賛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

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幸
其恭惟 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荊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强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兇剪亂日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兩幸國學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汲汲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 聖意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裂大亂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為無益指聖賢為迂闊視君如弈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也示以崇飾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內暴亂弭於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長此僭偽所由削平蠻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統所由德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德而崇降 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经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经故為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经

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為
元經五十篇以續春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為中說摹
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為顏子何其不知
量也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
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為
宰相嘗預脩隋書乃不為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聖人徵既
師事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議於後世猶抑損之則是柔通之
失是以略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為大儒距通之時不遠
愈每言荀況揚雄乃無一字及通至 本朝太宗皇帝遂謂
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
仁必曰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豈何人反僭聖作經
輒自尊大宜乎 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
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
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 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
之

繳故事劄子

其昨日蒙 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古篤學識
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 清覽崔著作通鑑說共六
十卷見寫兩本一欲奏御一以獻 殿下假了畢方敢呈納昨
日胡寅所著其學識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於治道
所以先次稟聞伏乞 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鄰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謹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其閒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脩身養性皆本於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弗懷也如此則為士必成名為農必有秋為工必善其事為商必安其業推而上之為君必治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子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為聖為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閒雖名一藝實兼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陰陽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義蓋深遠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一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其閒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況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先在所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国之儀殆知所本矣惜能善使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共聞 詔旨禁止棹篦謂其頗近胡裝蓋得王制王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 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也小雅之旨也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 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集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大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得非疑二君勞

迭不同而治効同耶今觀憲宗之論全類武帝李絳之對不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後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之末天下裁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咸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定心於用賢樂善而屑屑然弊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韋綬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其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己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儻又得端良諒直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迹正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韋綬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為俚言以取悅憲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

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虵虵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虵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某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虵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為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虵之穴也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為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為戰国之縱横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譏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言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尹告之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

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其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一己好惡而私其用捨況明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正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善不終惡張九齡咈己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己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拜嗇夫欲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凌遲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

其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諞言而以心休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納於言而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孝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賞虎圈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禽獸不能舉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之人耳非善其辯也張釋之猶以為不可者蓋

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
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
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
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

某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
異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捄名臣所
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
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侈
焉相則捄郡国盗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于前近於卷矣然
在當時則常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之間正欲可
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遂壞
此孝宣所以中興而丙魏所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
洪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而倪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
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某觀漢武帝雄材大略内欲脩明百度外欲攘却四夷其任

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青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洪當時已號為豎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于爲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恭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其謹按國史咸平三年 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為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強之威不成者也惟 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帥虜衆狼狽宵遁卑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淳熙五年九月

某前日曾面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孤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閱習月來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興衰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某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難以恭打謹錄本內申納儻蒙令慈特賜過目不勝幸甚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某適奉令旨草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四明士人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痰唾中有疾旦云常覺擾撓有所覩見往龍虎山招張天師想只是緣乍涼攔曾歷擾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區之意竊謂殿下儻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召王入朝少解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于古今必契宸指御侍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本朝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開卷見聖賢行事可為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教者悉記之每延見

臣卜捘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為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
軍偶存石刻翻摹印一本裝褫成用敬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
之暇少資觀覽自淸淵沖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繖章當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繖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 朝廷推恩了當後未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於乾道九年十一月內緣庶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 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闕左右春坊申取 朝廷指揮合具稟知伏乞 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來 聖上宣諭云此是揀不中禁軍亦非剗蓋逐令降旨云應諸處占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名此項伏乞 令照

付下 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某伏蒙 令慈封示 御筆戒諭張澈應並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緘乞便賜繳進伏乞 令照 乙丑二劄並在政府時今附入于此

承明集卷第九

承明集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箚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淳熙五年

臣恭覩十月二十八日 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某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 皇上陛下睦族以仁率錄近始袍孫之愛每厚 宸衷特侈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鹿車公社之崇臣女猶在弱齡難遽冐列郡榮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祈 天俟 命之至取 進止 十月一日御寶批降詔不允

謝 王上表

共為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詒厥孫謀忽被使蕃之寵假公朝之

承明集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劄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淳熙五年

臣恭覩十月二十八日 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某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 皇上陛下睦族以仁率錄近始袍孫之愛每厚 宸衷特侈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靡車公社之崇臣女猶在弱齡難遽冒列郡榮名之寵顧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祈 天俟 命之至取 進止 十月一日御寶批降詔不允

謝 王上表

共爲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詁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假公朝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爵秩爲私室之光華中謝伏念臣夙特　慈顏密承慶系男方齡
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弱齡未習姆師之訓敢圖
宸渥並錫恩章位以庫車特賜公圭之儀主之列郡更疏沐邑
之榮豈併叢胸之軀堪此渙然之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
家刑國執古御今道與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
內之恩妥推幼幼之仁以篤親親之義臣敢不免圖忠孝仰答
春擁愛祉而施於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顯觀堯帝
之盡

謝　皇后牋

恢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顏咨亭中宸併錫錄車之寵祇膺春渥
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推大慶天孫富貴固有彝章
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孰云畢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
皇后殿下濬發徽音密裨洪造于其王母每介福於康侯至
哉坤元膺資生於萬物坐令孱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
戒夫期後子孫蕃衍繼盈角於唐風壽祿綿延邁含飴於漢世

謝　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於太極鍾録車之愛今錫寵於曾孫仰愿
慈懷俯撤宸遇中謝伏臣念質微三善居奉　重親夙慿積慶
於儀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趨拜乃冒寵靈植圭兆映於層
車脂澤頭開於名郡赫然印組貴此閨門茲蓋伏遇　尊號太
上皇帝陛下妙道無爲神功不宰巍巍蕩蕩民難堯帝之名蟄
蟄繩繩孫喜周邦之衆溢　兩宮之和氣見四世於我家臣敢

不力訓童蒙俾知恩涯子有孫而孫又子期無忝於本支君使
臣而臣事君共同堅於忠孝

謝 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極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疏於寵渥消衣拜賜
舉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重親四慶貳極幸襲邦家之慶
早開男女之祥童稚何為顧每慙於觿韘功容匪易曾未習於
組紃驟膺晉錫之蕃仰賴坤元之正茲蓋伏遇 尊號太上皇
后殿下徽柔有裕沖淡無為夫夫婦婦而明人倫風著關雎之
化子子孫孫而正家法今觀麟趾之風肆協德於 兩宮庸推
恩於諸幼臣敢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堯年之
永雲來致養更觀周曆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箚記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 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
預臣鄰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箚記

禮成世室擇霈端闈共惟 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夷夏周
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畢箚記

祈陽協應元祀備成恭惟 皇帝陛下既格兩儀恩均萬國幸
仰瞻於慶禮尤俯極於懽悰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紀季秋日臨初度念夙依於道蔭獲安處於宮庭預集

羽流恪陳醮席宣遵科於清夜廷飈馭於層霄伏望垂鑒丹誠
溥垂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君親有美之祥下均於閭閻淳熙三年
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重修之報按良辰而
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休曲被兩宮萬壽勤
定省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於閭壼聲殫誠恪仰荅生成淳
熙四年八月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 遊遠誨色倏已經年企
仰在中非言可喻臘寒甚劲共惟鎮臨海服神相人謀尊候動
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增情顧詞寢褻以對羶穀拳拳不
備
某拜覆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祉滋多引
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少展寸誠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祥交集娛輩侍奉均慶臨安或
有所委願聞其目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 不奉咍咍之樂浸易歲
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統靖海邦神人共護尊
候動止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遑騰拜乞仰賓調沖粹會受丕祉
永膺君父之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
寵以教墨而又香幣器物既夥且嘉自非交炙素隆何以臻此

祇受以還感藏無斁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珠祉姪女而次均安並
枉壽儀尤深佩荷

魏王來書

某頓首上啓比者遣人致難老之祝特承惠答殊荷勤渠不聞
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隆寒伏惟日侍宸闈尊候
神相萬福某備數粗遣皆臣庶所及不足勤念處弟騰承之便
邀未有涯殊極拳拳也寒燠未定敢祈惠令崇護以對休寵不
宣 某頓首上啓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啓茲者中宮受冊深欲一到稱慶偶與進香例不得
請不免遣評幹辦前去護有微流具于別幅甚有不腆之愧領
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一一均休老嫂再三附拜
起居此間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
清百神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安子職進膳榮戩
侍見無階戀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垂意珍嗇永綏
多祉式符頌詠不備某拜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崇聽方圖寓
便嗣承起居乃蒙恩慈俯枉誨問仍以木錦海錯為賜深推友
愛之摯豈勝感篆之情憑書敘謝聊見萬一尚祈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箴此或有
委季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迷違誨言又見冬仲惟
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功京師蒙潤尊候動
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敢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
永綏吉履臨文戀戀之至不備
某拜覆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履兹長
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觴惟深善禱事馳慶牘尚乞省覽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均慶此豈
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圭景踐長臺雲告瑞恭
惟布宣上德神恔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有守趨侍無階
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保衛爲先頥調寢羞觸用丕祉
是爲拳拳之禱不備某拜覆比以至節俯臨拾修賀問竊計方
塵尊覽豈謂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眷存備認友睦之意謹
此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次侍奉
均慶臨安或有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不侍誨言又將闌歲中

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衣天氣凝沍共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
𠊱動止万福某東望傺戢莫遑瞻拜惟乞致和宣膺益綏繁祉
臨望九切係鄉之至不備
某拜覆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況惠
愛其民靖共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壽觴而不可得
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娃以次同受
新祉行都僅有委令頒效區區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大王尊兄生前即日氣序清和共惟宸渥方
新神人欣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漁號尹正南荊仍更
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
諒深歡慶某未獲面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逖遠旌麾又復累
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鎮名藩神人交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進依餘芘未由再待誨色敢蘄厚輔
茵鼎益綏戩穀式對
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蒙尊慈曲垂彰記遠貽慶福貳以器幣
香茗之況意愛勤厚祗受感怍忽忽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儀倍膺多祉娃以次侍奉坦有

委于此頻聞尊命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閣府制置大王尊兄生下違遠誨言坐踰累
月拳拳傾仰未甞少忘寒色甚嚴共惟感惠浹民神物森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日侍　君親莫遑啓省敢乞俯遵時令益衛鼎
茵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貴史道長義交仰惟德化具孚民謡轉達東兹穀
旦丕擁殊祥其阻捧壽觴姑馳慶福熾昌之頌徒切于中伏乞
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膺純嘏姪以次均慶此或有委
切乞賜諭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閣府制置大王尊兄生下即日歲律肇新共
惟榮戩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侍膳阻遂怡怡
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為真禱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之祐惟完牧
擁宜民之詳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
誨翰俯及其為欣感交集于中謹此布謝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此或
有委願奉約束
魏王賀生日書
某頓首拜啓不獲候承動靜閱然許時豈勝尊仰之情即日秋

序向晩氣候澄爽恭惟日侍清光百神森衛尊候動止萬福某
未遂瞻奉惟祈俯遵時令珍護鼎裀以對寵休不宣
某頓首拜啓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啓近者冒被恩除皆自吹借之及遠阻面謝唯深感
愧因書占叙不盡傾言切冀嘉亮
某頓首又啓玆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遑輒有壽儀副以香
疏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旨留不勝幸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均休老嫂而下列拜起居
四明凡有委須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近勝榮戟久闕誨
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顥氣澄秋共惟鎮臨東藩神物森相尊
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閣未由參拜敢乞對時珍嗇益綏庬鴻
之祉庸副頌願不備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陛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
效諒深懽慰某既不獲面致賀識又復稽共馳慶下情徒切愧
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貳以壽儀
香疏等仰佩友愛之厚忽忽叙謝莫究萬一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次侍奉
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不覩誨色再見冬
仲早晚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化及民自天介祐尊
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未期侍見更乞精調寢興益迓殊祉
不備

某拜覆律應黃鍾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繁禧用
對道長之慶某述職榮戢阻奉壽觴謹此少叙下悃伏冀尊
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祉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
于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云云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相人誨尊
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丕迓方來
之祉不備

某拜覆玆以踐長觀復輙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尊視特蒙
翰墨之賜仰認友愛之隆屢屢感悰尺紙莫究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相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或有委令
願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逖違顏範冬律蕤
更傾仰于中不忘朔夕即日冰霜凝冱共惟班春有格神物介
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言所蘄保毓粹沖燮用

識穀某恭券之禱不備
某拜覆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翊宣化
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茲又致祥之尤者某
莫逞而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
協吉有委于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逖違高牙薦移圭
篇維音問以時往復而懷仰誨色實深下情即辰春入東郊共
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清光未期瞻覲
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伸慶伏想方清清聽
茲蒙誨函備述俗歲交慶三復欣浣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悰
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国夫人共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此或
有委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即辰天高氣肅萬
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典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虔問寢
丕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沖粹永對丕祉
垂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顏範雖幸音驛問通而拳拳尊仰何以自致茲者

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駒吏陛況書翰中以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如感謝咫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休是問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生前深秋浸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餗之間宜先調衞謹致拳拳之禱不倫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闊典初謂擇吉倍祠可遂瞻侍伏勤書誨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不情悵仰木錦海錯皆來厚賜祗受感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安或有委令願俟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覆某官尊兄生前即辰天氣清肅共惟偃藩靜治神相綏履尊候動止萬福未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沖永綏蕃穀不倫

某拜覆竊聞近日體中略曾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勞心而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調飲食以遂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訊敢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都下委須切告誨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